

文化新知

用文字歌咏追光者

梁玲

回顾我的创作过程,已近二十年。开始小说创作,是在2007年春天。

2007年至2016年这段时期,我先后创作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其中部分小说还获得了不同奖项。小说《桂枝》《月落桂园》《夫子庙的小松劲柏》等便完成于这段时期。说实话,提笔写小说前,我很茫然。我不知道会把我小说中的人物写成什么样,或把我不会中读者喜欢的人物的时候,我就忘了读者和所有的顾虑,在特定的场景中,与我设定的人物一起狂奔。我会通过他们,表达我的意愿或我的喜好,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比如《桂枝》中,我写了一个纯真少女桂枝的爱情故事,表现特定背景下,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刻根源。而《章回小说》的中篇小说《月落桂园》中的蒋云氏,一个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的悲剧结局的根源也在于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时代。

可一篇小说写完后,我便陷入惶恐,我不知道我的文字表达,我切入的视角,我呈现的那些背景、时空、人物、对话等元素是否能形成一篇好的小说。于是,我不停地自我否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敢再次触碰电脑键盘。

直到周围一些人再一次触动内心,那些人和事像毒蛇一样盘绕在我心里,并且日噬咬着我。还有一些奇特的现象,它们背后所映射的本质,或许仅仅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这句话长久地在我心里盘桓。我的目光、我的思绪会不自觉寻找那句话的有关信息。于是,有关的细节是听到了集结号一样汇集到脑海中的。故事的车轮会在这些细节中起伏,那些盘绕的人物会在某一个鲜活起来,或他地不断纠缠我。我也会跟他一起走进,那个虚拟的又是现实的生活场景中,与他或她一起悲欢离合。内心无法承载这一切,脑海中的一切就会以文字的形式流淌出来,成为心目中的小说。

沈亚梅爱慕冯哲之,却被冯哲之使用卑鄙的手段追求到手,落松劲柏叙写的爱情故事,它的灵感源于一次乡村葬礼。在葬礼现场的人群中,我认出一个老妇人。年轻时,她与逝者是一对恋人,可终究未成正果,极力各自离婚,生儿育女。眼前的一位老人容颜苍老,满头白发,虽极力隐藏,仍面有悲意,是不甚明显。于是,这张老妇人微露悲戚的脸庞就在我心里驻扎下来。与之有关的细节纷至沓来,故事轮廓逐渐成形……于是,我将之付诸笔端。这一过程,更多的是激情和想象,而对文字的推敲文本的结构却考虑甚少,只是跟着情绪向前奔跑。那些文字很粗劣,于是,待激烈的情绪平复后,便是一遍又一遍地增删、修改。

2019年,我的历史长篇小说《佟家大院的女人们》,作为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的陕西文学艺术创作百人计划书系之一,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21年,陕西新闻广播“空中书苑”栏目先后两次播出。书中,我以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陕南乡村历史进程为背景,以佟家三代四个女人云香兰、馨宁、刘晓洁、陶园不同的人生遭遇为主线,反映一个家庭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展示新旧时代陕南大地上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我试图从人性、道义、观念、伦理、道德、历史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进行思考,对人性做理性的探讨。我试图从文学的原则,表现个人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并透过一个个家庭的兴衰变化,折射出时代风云和社会进步的必然。

马克·吐温说过:“一个好的故事,就是那个在一遍遍被读过后,人们仍能在其中发现新美好的故事。”《佟家大院的女人们》的故事,从1932年佟家为儿子娶妻云香兰开头,叙写佟家三代女人的生活经历,在努力还原历史的同时,试图体现佟家三代人的内蕴,即以审美的眼光看待这段苦难经历。其中佟云氏与公公佟云德的无意撞和,是人性伦理的激烈碰撞,也是尴尬中的新旧理念颠覆。等这样的情感发生在馨宁身上时,却只能恨在报复,恨以死来深深掩盖,难以被宏宇、祖德的肆意蹂躏和报复。她从杀入深渊,又最终被宏宇承德的真诚所打动。随着大院开始变得支离破碎,作为第三代女人的陶园,通过努力如人头地,毅然放弃留校工作,回到大镇任教。这段历史如同人一样,随着拆迁、修葺大院等工作的完成,一切逐渐平复下来,让属于一个时代的荣光成为缩影民族历史的影像。

约翰·图尔斯坦说:“人物是剧情的本质。”在书中写云香兰、馨宁、陶园祖孙三人,除了用心描写、环境烘托等塑造她们的形象,还在书中设置了一本存量很少的宋版《论语》。它不时在书中出现,给时空变幻的书写增添神秘,也为塑造人物形象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虽然它在人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但是,我让它成为佟家三个女人的道德约束。它约束云香兰时刻以“孝”“礼”规范自己;让“不仁者不可以久处,不可以长处之。仁者安仁,智者自仁”,淡化馨宁的沉沦和命运的悲剧,她对命运的委屈情绪,让她有了洞穿世事的超然;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让陶园成了一个慈悲、宽容、懂得感恩的人。

地域性指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特定地区的事物、风俗、景色等元素。在文学作品中描绘地方文化,既可以从丰富内涵,也能引起读者共鸣。陕南是《佟家大院的女人们》的故事发生地。在小说中,我力求对婚嫁习俗、民间四季更替花草虫鸟风景、许多饭菜的做法、中药配方的开具、农四集集体劳动的场面、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男女青年的爱情瞬间等,都做精致、精细的刻画。描摹这些,为推动故事的情感力朝人性深处开掘。写山水并非点缀,看拟和家族命运无关,但与当地文化、人物性格结合起来看,陕南便有了地域上的不同。可以说,山水的存在,既是一种文化的保守和开放,也潜藏着我对笔下人物命运的预知。陕南民歌的引用为浓郁不同的历史色彩,与解放区的红歌相比,更多的是引用为生活的气息。从山水环境的摹写置换到建筑群落独特,在历史叙事中传递主流价值,营造个性化的建构和生命意识,然后在悲壮气氛中,完成家谱的兴衰变迁。

关于如何写好小说,是一个深刻的话题。虽然我写了许多小说,有的小说发表后还斩获了文学奖项,但要谈写作心得,仍然不得要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写小说使生活活生生的我得到超越。只有在写作中,才能直面自己的生活环境,才能体会到写作的意义。一旦进入了写作状态,在键盘上敲打出一个个人物和故事,那些已发生了的有失公允的事,那些正在承受苦难的人群,那些低于尘埃却如天上星辰般闪闪发光的人们,便自然而然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唯有用文字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对苦难的悲悯对追光者的歌咏。

走近党永庵

孙天才



党永庵先生近照。

从安康日报社开始写歌词,一路走来,党永庵先生终成为享誉全国的歌词大家。近日,他荣膺中国音乐文学杰出贡献奖。

——题记

记得四十五年前,在我还上初中的时候,就知道党永庵先生这个名字。那时,有一首《青春献给伟大的党》的歌,在社会上很流行,农村、工厂、学校都在唱,我们学校也教唱过。音乐老师告诉我们: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荔安仁人,是我们连畔种的乡党。从那时起,我就对党永庵先生怀着一种景仰的心情。

党永庵老师是诗坛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先驱。他的诗创作生涯已近70年了。他几乎在每个年代都有重要的代表作品。1964年7月4日,歌词《我们这一代》居然在《人民日报》6版“登上了出来,共3个小节191个字: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道上,
东风扑面来。
脚下踩着山和水,
怀里揣着全世界。
火红的年华,
火红的时代,
革命的重担扛在肩旁,
昂首阔步向前迈!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道上,
东风扑面来。
永远不忘阶级苦,
泥水里脚不歪,
斗心誓不改,
斗志永不衰,
毛主席的话牢牢记哟,
葵花朵朵向阳开!
我们这一代,
豪情满胸怀,
走在大道上,
东风扑面来。
高楼要靠我们盖,
宝山要靠我们开,
蛟龙能下海,
浑身的武艺都过硬哟,
浪花丛中长成才!”

歌词出版后,他首先收到来自北京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的《我们这一代》的谱曲,李焕之是当年被广泛唱响的《社会主义好》的曲作者,他建议对歌词“泥水里脚不歪”等处进行修改,建议改成“又红又专长成才”,以免在歌唱时发生歧义。这些商榷意见,使得歌词更加完美。党永庵一一采纳。这首歌词先后被4位知名作曲家李焕之、李劫夫、瞿希

贤、丁明堂谱曲,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随后,该歌曲在全国风靡一时,唱响大江南北,成为舍己救人好班长、“雷锋式”的英雄主义最喜欢的歌曲,很多人就是唱着这首歌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和农村建设中去。

1970年代,党永庵的歌词《青春献给伟大的党》,曾经红遍大江南北。1980年代,有《微笑的太阳》,由《我的祖国》的曲作家刘炽谱成合唱交响乐《太阳颂》,在国内许多大型音乐晚会上演唱。后来,他为印度尼西亚国家合唱团创作的团歌《绿鸽子飞起来》备受推崇,国家合唱团的名称也因此改为“绿鸽子合唱团”。他的《翠谷双回声》在2021年搭载上航天卫星飞向太空,永久回响在天地间,翱翔在苍穹中。

我原以为,像党永庵先生这样的诗人和歌词大家,可能是会端一些架子,摆一些气派,让人望而却步,敬而远之的。但党永庵身上没有,丝毫没有。与他接触交往的这些年,他给我的印象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一种生动的真实感,也有一种魏晋名士的风度和风流。

党永庵先生喜欢红色,也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夏天一件红汗衫,红衬衣。冬天一件红棉袄,红围巾。可能是这种红色的重复吧,每次走近他,我都感觉像是走近一团火。红色是热烈、喜庆、亲切、温暖和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他诗意的象征。

党永庵先生身上有一种天秉的诗人气质。记得在去年的一次乡党聚会上,他有一番致辞。一番致辞其实就是一首诗。那天,他是站着致辞的。红色的衣袖随着他有力挥动的手臂和跳动的韵律,如喷泉涌流,如浪潮澎湃。那种浓烈的诗情燃烧,让人有一种梦幻般的恍惚,似乎整个房间都在沸腾着一团火焰。李白当年有“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横溢才思,而他热情奔放、激情豪迈的一席致辞,则如一种强大的磁场和气场,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有一种滚烫的情感在心中涌动。

我常常想,一个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炽热的生命活力?我想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诗: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我也想到了他在《八六初度》自寿诗中的一句诗:人生就像一根蜡烛,他在累月六流泪发光,不烧啊!每次与之见面,他的精神都是那样饱满,他的握手都是那样热烈,他的声音都是那样洪亮,他的笑容都是那样灿烂。他曾对我说:人这一辈子,轰轰烈烈活着一天,那样灿烂。他曾经说:一个人怎么活着,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我知道,党永庵先生是1938年生人,属虎相。可能也是这种生命的天赐吧,他也选择了生龙活虎地活着。记得在他的经典红歌《青春献给伟大的党》中有这样的歌词:“像那青松迎着春风茁壮成长,像那江水滚滚不息奔向海洋。他的激情怀着青春的激情这样写的。如今,他也是怀着青春的激情这样活的。无论是在南山之南“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漫长20年的生活中,还是在“热风吹雨”“几度磨那”的饱经风霜和沧桑中,纵使在“梦去浅淡病渐多”的迟暮人生的边缘线上,自始至终,他都把高举着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作为自己生活的选择。

党永庵先生出生在黄河西岸的一个普通农家。他出生的时候,那个地方还叫平民县,当年是为逃自河南、山东的难民特设的。但生活的苦难,没有磨灭他禀赋的聪颖和对生

地在人群中穿梭,大人们则面带微笑,眼中满是对这传统年俗的喜爱。

早船一跑就是几个村儿,花鼓一唱就是一个正月,直至二月二龙抬头。大姐便是这跑早船的船娘主角之一,她皮肤白皙,身材窈窕,歌声婉转。大姐跑了一辈子早船,一唱花鼓就是几十年,从大姑娘唱成老太太,从娘家唱到婆家,后来又唱到网络上,一直唱到七十多岁,她能唱上百首花鼓子和安康道情,因此成为家乡人的八岔传承人。

大姐从跑早船,扮船娘,到加入鼓乐班,承接贺寿或者其它红白喜事演出,几十年乐此不疲。老年的大姐,儿孙满堂,身体健康,唱花鼓子和八岔戏成了她最大的爱好。这些年,受时尚流行歌曲的影响,年轻人不爱这项传统表演,于是每到过年,大姐便半推半就地被老伴们,邀请去伴唱或手把花籽儿哦撒撒园哦……”

大姐除了五十多首这样的花鼓子发在网上,其中有一首独唱,还有对口唱,有时一边敲着大鼓小锣伴奏,一边演唱。她唱得最多的是传统的陕南花鼓子,比如《姐儿十八春》《十柱香》《八都经》《十女拜寿》等。这些陕南花鼓子内容大多反映乡村妇女生活的,比如《假三年》《姊妹人多织绉》《小怀胎》《怀胎经》《好吃懒做回家》《十绣荷包》;有反映劳动生活的,比如《撒花籽》《打蒜薹》《卖杏》《卖瓢》《卖菜》;也有倡导社会主义新风、歌唱美好新生活的,比如《尊老爱幼党当先》《优越社会多丰富》《唱安康》等。曲调大多质朴简单,歌词丰富诙谐,昂扬向上,细听起来,自成腔调,趣味盎然。大姐说,喜欢就不觉得

活的梦想。1955年,17岁的党永庵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已的诗歌处女作,1956年,他考上了西安音乐学院管弦乐系小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党永庵一边学习专业知识,一边笔耕不辍,继续文学创作,陆续在《陕西日报》《陕西文艺》《群众音乐》《群众艺术》等报刊上发表诗词多首。1959年大学毕业后,党永庵被分配到了原安康县文工团任小提琴演奏员。因为他的诗歌常常见诸报端,便受到了当地宣传部门的关注,于是领导把他调到了安康日报社,这地儿党永庵的传说就是“去日报社搞文字工作,这是我的爱好,正中我的下怀”!

1961年10月,党永庵开始了在《安康日报》工作的生涯,这一干就是20年。多年来他以记者的身份走遍安康全区的村村寨寨,看遍安康的山山水水,并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创作出了相当数量的民歌体诗歌以及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曲艺、歌剧剧本,其中《绿色的寄语》《放筏人》等诗作先后被《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刊载,名气也越来越大,受众越来越多。

谈到后来为何写歌词,党永庵说:“歌词和诗是姊妹艺术,很接近。我在写了很多诗之后,就有人给我来信,让我写歌词,我有音乐基础,这个对我写歌词的帮助也很大,于是就写了起来。之后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有很多作品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从此在写歌词的刊上一发不可收。”

他是20世纪50年代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一路走来,70年的艺术生涯,他的诗词创作如满天的繁星,如满园的花朵。他经历了中国当代诗词的整个历史进程,可谓“一生看尽长安花”。他曾拜老一辈诗人词家臧克家、艾青、光未然、贺敬之等为师,与他们交往,向他们学习,受益匪浅。他被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称为“深受全国网友敬重的西北歌词重镇”,也被著名词作家阎肃先生等誉为“根植生活沃土,与人民大众息息相通的时代歌手”。

最近,在大众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带着这篇文章的初稿前往拜访他。并祝贺他在2024年12月29日晚,国内唯一以音乐文学为主题的首届中国音乐文学盛典上,非常荣幸地荣获中国音乐文学杰出贡献奖。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主办,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导,华夏文化促进会、郭兰英艺术发展基金会支持,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广播电视局、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协办,北京大地飞歌和重庆卫视联合承办。著名歌唱家殷秀梅、阎维文、刘和刚,音乐人李杰以及10位青年歌唱家相继登台,现场演绎了多首经典作品。活动现场发布了“百家优秀展演作品”,这些作品从首届音乐文学盛典征集的2000余首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表彰。中国音乐文学学会首次评选出了17位80岁以上仍然活跃的德高望重的词作家,并在盛典现场授予他们中国音乐文学杰出贡献奖。

他住在终南山下的一栋普通居民花园里。那片土地叫樊川,也叫杜南川。那个地方毗邻着柳青创作《创业史》的蛤蟆滩和常宁宫。我曾看到一张照片,在终南山下的豆架瓜棚边,他戴着一顶草帽,摇着一把纸扇,与那些脚上沾满泥土的农民诗友“把酒话桑麻”。正像他当年在秦巴山区,在石板而覆的村寨人家,与紫阳的那些民间歌手“凭风话茶歌”。他始终把自己诗词的根须和生活的根须深扎在社会底层的泥土烟火中。

党永庵先生有一个特别的微信名:草翁。这个“草翁”,让我想到了陆游之“放翁”,也让我想到了放翁“老学庵”的斋名。当然,更多的是联想到渔翁、笠翁、船公、柴翁、卖炭翁。是的,在那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平凡而宁静的楼院中,他活得真实、自然、率性、洒脱、快乐。在朋友眼中,我曾看到过他在夏日的树荫下,穿着一件大裤衩,脚穿一双凉鞋,叉脚仰躺在一张躺椅上的情景。“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党永庵先生,也是一个大英雄。

其实,党永庵先生也是吃“大盆鸡”的人。且不说他身上有国家一级编剧、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主席、省政协委员等诸多头衔,仅其在汉中、渭南两个地方挂职副市长的经历,可能就会让于汉中的我们高看两眼。但他不是那种自视其高的人,也不是那种披着袈裟的官员。那天,当我问到“草翁”的来历,他笑呵呵地说:“庵,本来就是草舍嘛。草,也可谓是诗草的简称。从草舍到草翁,我这一生都是属于草民一党的,我本就是‘芸芸众草’中的一草,这可能也是我的天命。年轻的时候,是一株小草。现在老了,是一株老草。包括我一生的诗词创作,原本是撒了一地花种,却长成了一堆小草。我的自觉就是一个‘种花撒草翁’。它能够成为大地母亲怀抱中的一株青绿小草,我感到很幸福,也很光荣。”党老师的这一段话,使我想到了贾平凹曾说的一段话:“自看自大,永远不大;只肯自小,永不小。”

是的,不以花香,不以树高,一生都甘愿做一株伏伏伏伏的小草。白居易曾赞美小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草,可谓是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生命,但小草也是这个世界上最繁盛的存在,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耐活的也是。

现在跑早船、唱花鼓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这些老辈人还在坚持传承文脉,薪火相传,只要有人邀请,他们都会欣然前往捧场助威。身体的衰老、传统艺术的衰落都挡不住他们对这项年俗的热爱!

每到正月,安康各乡镇和城区的金州广场都会有社火表演。跑早船也升级换代,早船更加华丽,唱词也与时俱进,更加健康优美。新年到来,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早船一跑就是半个月。表演时,女演员常穿着艳丽的,穿着桃红或翠绿色的戏服,扮作船娘;男演员头戴宽檐帽,身着船公服,手握船桨,扮作船公。船娘肩挎彩绳,手扶船板,将船轻轻摇动。随着锣鼓家伙响起,陕南花鼓子便一首接一首唱起,“或见景生情,即物起兴,用各种丰富譬喻,比赛机智才能。或用问题方法,等待对方答解,或互嘲互赞,随事押韵,循环往复……”颇有浓浓的比赛歌会、机智演唱的味道,但不再多了几份浓烈的年俗色彩。

对每个眷恋年味的人来说,跑早船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乡村文化的传承。它过去的岁月、祖辈的生活与我们相连。在这小小的早船里,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祈愿。

如今,虽然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每当春节看到跑早船,心中那份对故乡的童年、对童年的眷恋便会油然而生。跑早船,摇曳着家乡幸福安康的年俗记忆,它就像一颗闪耀的明珠,闪烁着焰火的光芒,温暖着长翅膀的时光。

安康跑早船

陈静华

在记忆中的长河里,老家安康的春节总是热闹非凡,而跑早船则是记忆中最耀眼的那抹亮色,承载着浓浓的年味与乡情。

每当春节临近,乡村的空气中便弥漫着喜庆的气氛。跑早船的筹备工作也悄然启动,村里心灵手巧的老人们开始忙活起来,他们用竹篾、彩纸精心扎制早船。竹篾被弯成流畅的船形骨架,花花绿绿的彩纸此刻被赋予了生命,在他们手中化作鲜艳的船篷、灵动的船舷装饰。孩子们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眼中满是期待,时不时伸手摸摸那些漂亮的材料,想象着春节社火的热闹场景。

终于,到了跑早船的正月初一。阳光洒满村子,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汇聚到村头的开阔场地。跑早船、舞龙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位笑容绽放的船公,他手持长桨,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步伐矫健有力,仿佛真正的在波涛中奋力前行。船身里,一位身着艳丽服饰的大姑娘或者小媳妇,宛如水中仙子,她稳稳地站在挂满装饰的彩船中,轻轻晃动着船身,早船便似在水面上摇曳起来。周围还有一群身着彩衣的舞者,他们或手持彩扇,或舞动彩带,与早船相互配合,演绎着一幅幅生动的水乡行舟图。

欢快的锣鼓声响起,节奏明快而热烈,跑早船的演员一边锣鼓声一边唱,花鼓子在老家,跑早船又名“玩采莲船”,跑早船和陕南花鼓子是标配。船公和船娘的动作愈发娴熟,他们时而如在风平浪静的湖面悠然飘荡,时而又似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奋力搏击。围观的人群将早船围得水泄不通,赤火筒在“刺啦啦”地烧,鞭炮“噼里啪啦”地响,大家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欢呼声、叫好声此起彼伏。孩子们兴奋



安澜楼夜话